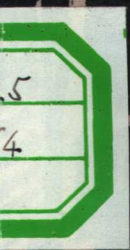


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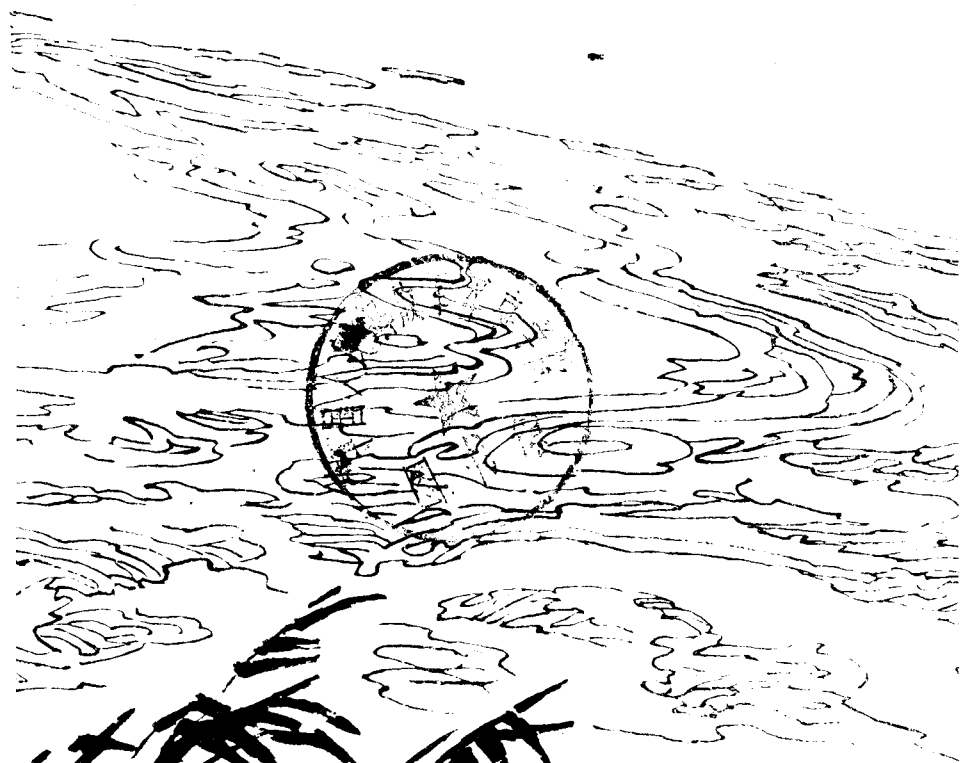
姚文运 郑乃臧 卢 群





2 039 1679 9

覺醒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中期，侵华日军为了卡断八路军的秘密运输线，派了一名忠于“圣战”的中队长松村秀夫驻扎沙河镇，使沙河镇成为被紧紧扼住的“咽喉”，严重威胁着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兵工生产的物资器材补给。八路军地下工作者为了打开这个“咽喉”，通过搭救被迫当上军妓的松村秀夫的妹妹松村芳子，唤起了这个日军中队长的觉悟，促使他与军国主义思想逐步决裂，最后走上了反战的道路，秘密运输线也得以畅通。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光辉形象，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同样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觉 醒

姚文运 郑乃斌 卢 群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00,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0册

书号：10100·712 定价：0.80 元

责任编辑 朱新楣

第一章

1

深秋的北方早晨，原野上铺了一层薄霜。

一辆套着两头黑驴、一匹高头骏马的胶皮轱辘、崭新帆布篷大车，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奔驰而来，清脆的铃铛声撒了一路。辕马不时地喷着鼻息，拉边套的驴子身上象是涂了油。赶车的是个老把式，一声唿哨，扬起响鞭，绕圈一甩，“啪！”好不清脆。那辆胶皮轱辘大车，绷紧套索，恰似离弦之箭一般向前飞奔。叉开两腿站在大车前板上的一个二十多岁的机灵小伙子，身穿一套伪军上士军装，斜背着一支驳壳枪，扭过身来对车把式说：

“大爷，您身子骨累了吧？”

“中！我这副老骨架还行，顶得住，硬朗着呐，可肚子早在唱空城计啦！”车把式抹一抹花白胡茬，很神气地斜瞄了那个身穿伪军上士军装的小伙子一眼，两腿一环，盘坐在车板上，把青色土布破旧大棉袄裹一裹紧，又虚扬一鞭，嘴唇咂了一下。“到了沙河镇，小米稀饭热馍馍，再弄它两盅，够咱痛快的！”他说得真惹人发笑，小伙子又俯过身来朝车把式挤了挤眼，做了个鬼脸。老大爷也被逗乐了，胡茬子梢滴落几颗呼气水珠，顺手抖抖缰绳，催牲口快跑。其实这时已用不着催促，那二驴一马跑顺了腿，正在撒欢儿往前直窜呢。

天色瓦蓝，只有几缕絮云，轻丝似地飘浮在半空。日头已

高挑三竿，阳光洒落大地，蒸起了薄薄的浮地朝雾。站在大车前板上的小伙子，弯腰下蹲，一屁股在右辕侧坐下，问：

“老李头大爷，晌午以前能赶到吗？”

“能，能。老总，你放心吧。”李大爷回过身来，得意地说道。“哪个不知道我老李头赶车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嘿嘿！”

“别吹咯，大爷。你看，牲口冒大汗了，亏您还说得轻巧！”

“你讲什么？牲口由人使，我那三头六双腿，百里不歇蹄，劲长着呐！”车把式装作了气，倏地转过身去，把后脑勺给小伙子瞧。他劲抖抖地一扬响鞭，“啪！”吆喝一声，纵马急驰，嘴里连连喊着：

“快跑呀，快，快跑！驾，驾！给老总见识见识，世上有能跑的牲口啊！”

小伙子哈哈大笑起来了。

浓霜烈日头，这是个好天气。一路尘土飞扬，十二只蹄子，乱点鼓似的，在荒原的大路上狂奔。

老把式窝在高高衣领里的脖子，转了过来，乐呵呵地对小伙子说道：“瞧，一袋烟，十来里，信不？不是吹牛，咱这是啥样的车，啥样的牲口，啥样的车把式？嘿嗨！”小伙子扭转身子喝采道：“中！比腾云驾雾还快当！老大爷，难为您多辛苦了。是快，是快，我算是服了。”他挺一挺腰，手搭凉棚朝远处眺望一番，说：“那不是炮楼吗？哦，大槐树也望见了！快到了，好，得正经点儿，不能说说笑笑的了。”他那紫铜色油光发亮、血气很旺的面庞上，泛出一层豪放朴实的神采。

将近晌午时分，这辆大车来到了沙河镇的土坯圩子口，拉满铁蒺藜的路障，拦住了驴马的去路。“吁——！”车把式勒住了马缰。身穿伪军上士服的小伙子一跃下车，向路障后面的几个伪军打着招呼：

“劳驾，劳驾，请弟兄们吃点儿辛苦，搬动搬动，让我们进去。”

这辆挺有气派的大车，把几个伪军威慑住了，连忙迎上前来准备动手搬开路障。但有个伪军班长，老兵油子，见过些世面，倒不大买帐，横端步枪抢在最前头，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大车，叼在嘴唇皮上的香烟屁股从左边嘴角挪到右边嘴角，咋咋呼呼地盘问起来：

“哪儿来的？有没有良民证？上哪儿去？干什么的？”

背驳壳枪的小伙子整了整军衣，翘起大拇指，朝自己胸前点点，神气活现地嚷嚷：

“你长眼珠子没有？咱们是保安司令部的，就上你们这个小小的沙河镇，有紧要差事！”

伪军班长眨巴眨巴眼睛，斜膘一下对方的胸章符号，下巴不由自主地就往上一翘，那几个伪军见班长发出暗示来，便手忙脚乱地移开了路障。

“驾！”

车把式一抖缰绳，大车轱辘缓慢地向前滚动，通过了路障。

伪军班长却又一把抓住了马嚼子，不甘服输地大声说：

“慢！哪部分的？得亮亮底！有派司吗？咱们公事公办！”

车篷前帘掀开了，一位西装革履、戴金丝边眼镜的阔绰中年绅士端坐在车内。这位绅士满脸不屑理会的神气，一手掀起车帘，一手从袋中抽出一张名片，用中指与食指夹着，递给伪军班长。伪军班长接过名片迅速瞄了一眼，只见上面印着“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的头衔，顿时身子矮下半截去，点头哈腰陪笑说：

“得罪，得罪。参议请便，请便！”

伪军班长恭恭敬敬地将名片捧还给绅士，侧身退到一旁，立得笔直，行礼目送大车。

“驾！驾驾！”

车把式抖动缰绳，催促牲口起步。马蹄嘚嘚，车轮辘辘，很快就将那道路障远远地撇到后面去了。

“吭令吭令……”

清脆的马铃铛声直奔沙河镇区公所。伪区长吴礼康闻声迎出门来，对着跨下车来的贵客拱手道：

“哎呀！参议光临，有失远迎了！”

上校参议笑着答道：

“久违，久违。天津一别，仁兄又发福多了。哈哈！”

宾主大声寒暄着走进了区长的起居室。

“请坐，参议请坐。这里寒伧得很哪，真是怠慢，怠慢了。”

吴区长殷勤地让着座，又连声吆喝尾随进来的听差：“沏茶，沏茶，到‘一品香’喊点心！”

听差给打发出去了，吴礼康走到房门口，向外瞄了一下，对站到房门前担任警戒的小伙子使个眼色，然后，快步走过来，紧紧地和客人拉手，压低嗓门说：

“张部长，你怎么大白天跑到这龙潭虎穴来了？这可有点……”

客人摆摆手，说：“不用为我的安全担心，老吴，我们抓紧时间谈一谈当前的工作。”

这位“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原来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敌工部长张剑峰。他乔装改扮，飞驰沙河镇，是来向“特别支队”的负责人之一吴礼康布置一项紧急任务的。敌工部得到内线送来的情报，敌人为了加强沙河镇的防务，决定将松村中队派到此地接替笠原小队。张剑峰希望“特别支队”能够抓住

日军换防的空子，突击运输一批“货”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去。

“这次沙河镇日军换防，敌人是下了本钱的，前线战事那么激烈，天津日本宪兵大佐小原次郎却建议横田联队长将松村秀夫和他的中队抽调出来，派到沙河镇来接替笠原忠信和他的小队，这件事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张剑峰双眉微蹙，猛吸了一口烟，又说下去：“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松村秀夫这个人，不同于笠原忠信，松村是个相当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松村前来沙河镇，会给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秘密运输线带来很大的威胁，这点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太行山兵工厂急需原材料，而秘密运输线又很可能被松村卡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应当趁松村中队尚未来到，笠原小队情绪低沉、戒备松懈的机会，突击运走一批急需物资。”

吴礼康默默盘算了一下，问：

“松村秀夫和他的中队什么时候到？”

“据可靠情报，松村中队大后天到这儿。”张剑峰说：“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老吴，你看来得及吗？”

吴礼康咬咬牙，回答道：

“我马上着手安排，明天傍晚，先运出一部分，后天中午，再运出一部分。”

“也好。”张剑峰考虑了几分钟，作了补充指示：“形势复杂，我们还得多作几手准备，以防万一。这批‘货’来之不易，明天傍晚，可以少运一点试试，确实能够安全通过沙河镇卡子，后天再全部运走。如果试运失利，余下的货物务必妥善隐蔽，再俟机运走。”

说到这儿，听见在门外担任警戒的小伙子一声咳嗽，知道有人来了。他们就打着哈哈，闲扯起家常来了。来的是听差，

把一客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送到客人面前的桌上，就退到门外去，站在担任警戒的小伙子旁边，等里面唤他伺候。

张剑峰吃过点心，用茶水嗽嗽口，和吴礼康又闲谈了一阵，便告辞说：

“今天是路过这儿，顺道来望望你。吴区长，什么时候你上天津，一定到寒舍来好好聚聚。”

“那是一定要去拜会的。参议，你难得来这儿一趟，住一宿再走也不迟。舍下简陋得很，委屈你一夜怎么样？”吴礼康殷勤地挽留着。

“公务在身，改日再说了。”

“那……小弟只好送客了。”吴礼康踏到门口，吩咐听差：“快去传个话，叫那个车把式给参议套车！”

听差答应一声，一溜烟地跑出了区公所。

趁没有外人，张剑峰悄声叮嘱说：“老吴，松村秀夫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你们今后要多加小心！特别是‘二号’，更应随机应变，谨慎从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宜与‘二号’接触，你替我转告他吧。”

吴礼康点点头，表示记住了敌工部长的话。他知道，张部长从不轻易露出难色，今天的神情却分明是在为松村秀夫的接防沙河镇深感棘手。看来，这个松村秀夫，还真是个难剃的头哩！

2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沙河镇的情况了。

在莽莽苍苍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咆哮奔腾着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发源于高峻雄伟的太行山脉，由西南向东北，

冲进白洋淀，穿过团泊洼，流经海河，从“五河下梢”^(注)的天津卫注入渤海。

这条全长一千多里的大河，在沙河镇以南，名叫滏阳河，过了沙河镇往东北方向去，就叫子牙河了。那沙河镇规模不大，只不过是一个居民不满万人的集镇。可是，它的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从沙河镇往东一百多里是德州，往西一百多里是石家庄，往西南二百多里是邯郸，就以华北著名商埠天津来说，在它的东北方向，也不过相距三百多里。沙河镇就坐落在这条大河通往各重要城市的枢纽上。

抗日战争时期，那绵延七百余里的巍巍太行山，成了我们主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都驻扎在这里。当时，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也设在这太行地区的深山密林中。为了确保兵工厂的生产，一二九师领导下决心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了一批精明干练的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支队”，沿着这条迢迢千里的大河，开辟了一条秘密运输线，一直深入到华北日军的大本营——天津卫，把从外国租界里搞来的兵工器材，船装舟载，经过种种意想不到的周折，源源不断地运进太行山区。随着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特别支队”所担负的责任和作用也越来越大了。它不仅要保证兵工厂日益增加的所需材料的供应，而且还要靠这条秘密运输线，为党和部队传递情报、文件，护送过往干部，采购西药、棉布、电讯器材等等。这样一些频繁的活动，当然不可能长期隐瞒住侵华日军和警宪的耳目。渐渐地，敌人发现了太行山和滏阳河、子牙河的联系。“特别支队”的这条秘密运输线，也就越来越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沙河镇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就更突出了。

（注）五河，指大运河、滏龙滹河、子牙河、滹沱河和大清河。

侵华日军的指挥系统中，自有“行家里手”，对于沙河镇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的。从地理形势上说，海河及其五大支流的水系，象一把巨型的芭蕉扇，斜铺在华北辽阔的大地上。沙河镇东北面的子牙河，平时就和大运河、潞龙港河等河道相通，七弯八岔，水水相联。到了汛期，这一带更是成了一片汪洋泽国，到处可以行舟划楫，不管你投放多少兵力，都是很难封锁和控制的。然而，一到沙河镇，再向西南方向去，就只有滏阳河一条水路了。只要把沙河镇一截断，连鱼虾也钻不过去。再从政治形势来看，沙河镇四周，除了一些城镇和主要交通线是日军占领区，广大农村都是在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沙河镇以南，是晋冀鲁豫军区；沙河镇以北，是晋察冀军区。这两大块根据地之间，星罗棋布着一块块游击区。秘密交通线在这些地方受到保护，比较安全。日军拿根据地和游击区没有办法，只有更进一步严密控制筑有明碉暗堡的沙河镇，以期紧紧卡住这条通往太行山区的重要水道的咽喉。

原本驻扎在沙河镇的笠原小队，被上司认为防守不力，决定遣派松村中队来替代。笠原忠信接到要他准备移交的命令之后，心情很抑郁，因为这道命令意味着上级对他很不满意，他的前程如何，就很难预卜了。这天傍晚，笠原忠信坐在营房里，感到十分烦恼，就带了翻译安丰刚，上街去散散心。

沙河镇规模虽不算大，但因为是个水陆码头，平时倒也显得有几分繁荣景象。镇上有一条沿河大街，宽七米，长二里。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平顶土房和瓦房中间，夹杂着一间间店铺。那门口挂着系红布条的柳条篱笆，墙上用白灰涂个圆圈，圆圈里画着一个马头的铺子，是大车店。和大车店一并排的有理发店、杂货店和饭店，还有一片半开间门面的“崇文书铺”，

卖些《百家姓》、《千字文》和《大众尺牍》，还有红绿油光纸面子的鼓儿词之类唱本。春节期间，还经营杨柳青的《牛郎织女》啦，《送子娘娘》啦，《招财进宝》啦，形形色色的木版画，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在这些店铺对面那半边街上，开设有“一品香酒馆”，这是这个小镇上比较上等的馆子，虽然也是平房，但里面设有“雅座”，有钱的人爱上这儿炒几个菜，沾几两衡水白干，享受一番。大街北梢，有一家茶馆。沙河镇的茶馆和其它地方不同，茶馆里并不备有茶壶茶杯，也没有一张桌子供茶客坐，谁要喝茶，拎个瓷壶或铁皮壶来，买一壶水，自己拎回家喝去。大街南头，有一家澡堂，一个粮行。离粮行不远，就是码头，每天有一班从天津开往邯郸的小客轮在这儿停靠一下，送来稀稀拉拉几个旅客，接走奔赴旅途的人们。小客轮靠岸的二十分钟，是这个码头最热闹的时候，沙河镇仅有的两辆破旧不堪的人力车、这一带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二等车”^(注)，还有脖子上挂着丁当乱响的小铃铛的大耳朵毛驴，一齐涌到旅客身边抢生意。一般的小集镇到了下午四点多钟就冷落了，然而沙河镇南来北往的客商多，河里也不断有商船靠过来投宿，所以要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静得下来。到了这个时候，全镇进入梦乡了，只有几家暗娼的门缝里头，还有叽叽唧唧的调情声。

换防的命令传来后，即将撤离沙河镇的日伪军思想混乱，纪律更是大大败坏，到处寻衅闹事，敲榨勒索，把这个镇子往日的繁荣景象驱散了。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要饭的、卖唱的缩在街角，这些无业游民一见笠原忠信走过来，吓得脸都转了色，恨不得有个地洞躲进去。他们眼中流露出的迟钝、黯淡的目光，所反映的心情是惊慌畏惧？是恼怒愤懑？还是麻木不仁？谁也说不上，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吧。生活在

(注)“二等车”即自行车，书包架上绑块木板，供载人搭客用。

法西斯铁蹄下的人们，每时每刻的思想感情是很复杂的。笠原忠信每每看到这样的场面，心底总会泛起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在士官学校的时候，笠原忠信和他的同学一样，也接受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种族竞争，优胜劣败，“大和之魂”迟早是要统治中国这一大块生存场地的。刚参战时，笠原忠信和他的同事一样，对于“大东亚圣战必胜”，也是丝毫没有怀疑的，充满了信心的。可是，随着战争的遥遥无期，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他与他那个留在国内的未婚妻芳子中断联系之后，他的信念开始动摇了，观点渐渐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不能让任何人觉察的，因而他在人前总是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借以掩饰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这时，笠原忠信也是如此，他腰挎指挥刀，大皮靴踏得咯噔咯噔响，在大街上高视阔步，显出一副占领者的傲气，看不出他的内心苦闷，看不出他已有了厌战情绪。

安丰刚一边跟着他往前走去，一边琢磨着用什么话来宽他的心。这个姓安的翻译，穿着敞开衣领的军便服，下面是一条黄呢子马裤，头上戴一顶鸭舌军便帽，帽舌微微向上翘着，左腋下挂着一支手枪，右手里提着一根特制的文明棍。这副模样，真是地地道道的汉奸相！不过他被人们看做货真价实的汉奸，还不仅是身上的穿戴装束，而是他那善于观言察色的本领，竟把个笠原小队长奉承得服服贴贴，使得笠原对他信赖也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要不是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人，哪能取得如此信任呢？以安丰刚的身分，设法给笠原小队长解闷遣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走得离笠原更靠近些，用日语轻轻地和对方交谈起来。

“笠原队长，这一阵你有点不大高兴，当心愁坏了身子。”安丰刚试探地说：“调往前线，就有了建立战功的机会，晋升

也可能快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就讲究一个‘马革裹尸’，只要能在疆场扬名就不怕粉身碎骨。笠原队长，我知道贵国是更加重视这个崇武精神的。这次调防，何不看做上司器重你呢？”

笠原忠信知道安丰刚一心要叫他快活起来，他很心领对方的这番好意。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愈是听了安丰刚的劝慰，他的情绪愈是低落了。笠原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暗了。安丰刚瞥了笠原一眼，知趣地缩回了话头。因为他明白再这么劝下去，恐怕会弄巧成拙，效果适得其反。默默地走完半条街，安丰刚见笠原忠信脸色好转了些，才用讨好的口气说：

“笠原队长，承蒙你提携，我这几年混得不错，所以，我想跟你一起走，不知你有没有带我走的意思？”

笠原忠信摇摇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其实，笠原忠信不说，安丰刚也懂得，他是不可能跟着笠原上前线去继续当翻译的，因为笠原小队撤出沙河镇，归入大部队编制后，按规定是不配备翻译的。安丰刚今天明知故问，是想借这题目，有求于这个日军小队长。

“唉！”安丰刚叹了口气，不安地说：“笠原队长，你也知道，这几年我得罪了不少人，只怕失去如今的位置，日子就不好过罗！”

笠原忠信点点头，体谅地说：“我明白，我一定为你设法，你放心就是了。”

安丰刚连忙奉承地说：“谢谢笠原队长。有笠原队长这句话，我就不担心了。”

说话之间，两人走到了码头上。

一座四层的大碉堡，耸立在码头左侧，太阳旗在碉堡上空耀武扬威地呼啦啦飘扬。日本哨兵站在碉堡顶上，荷枪实弹地监视着码头四周的一切，在他的身旁，还架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对准码头的出入口。出入口两侧，垒起弧形沙包，设了哨亭，有两名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那儿站岗。码头下面，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接受日伪军的检查。看这个码头的招式，似乎戒备森严，任何一艘夹带违禁品的船只是绝对混不过去的。其实不然，由于笠原忠信对“圣战”业已厌倦，抱的是敷衍塞责的态度，下面人就很容易玩忽职守，只想从中捞点外快。特别是伪军，受了贿赂，随便什么船都能顺顺当当从他们手下通过沙河镇卡子。有时候，伪军受了重贿，还会帮着货主糊弄日本鬼子，鬼子毕竟人地生疏，离开了汉奸往往是两眼一抹黑，再凶也没用。这几天，换防的风声传来，日本士兵惶惶不安，伪军趁机大捞油水，谁往他们袖筒里塞钞票，他们就对谁的船睁一眼闭一眼，几乎到了公开的地步。形形色色的一些走私船，也抓住这次难得的时机，纷纷花上一笔“买路钱”，将违禁品抢运出卡。“特别支队”的一条货船就混在这里面。

这条货船伪装得很巧妙，舱里装满了干粪。笠原忠信和安丰刚踏上码头时，几个伪军正在吆喝船工翻舱。一位姓宋的老大爷和另外两位“特别支队”的队员，破衣烂衫，完全是本地靠力气糊口的“苦力”模样。他们一人拿着一把铁锨，将舱里的大粪兜底翻起来，让伪军看看粪中是否有夹带。大粪虽然晒干了，但是这么一翻搅，臭味直冲鼻子。安丰刚首先受不了，连忙掏出手帕来捂住口鼻；笠原忠信也给臭味熏得直恶心，赶

紧用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把鼻孔捂住。再看站在码头边上监督伪军检查的两名日军，因为口鼻给捂的时间稍长了些，都快憋死了。几个伪军却好象不怕臭味，起劲地还在吆喝船工快翻。这几个伪军已经偷偷接受了贿赂，这是故意做给鬼子瞧的，他们知道“走私货”并未藏在干粪中，有心让鬼子闻闻臭味，搞恶心了，就没兴致去检查这条船的其它部位。果然，鬼子吃不消了，笠原忠信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什么，安丰刚便朝伪军骂了起来：

“你们都是属屎壳螂的，在粪船上打什么主意？笠原太君讲了，叫粪船赶快离开，你们统统上其它船上干正经事去！”

“是，是。”几个伪军暗暗得意，喏喏应声，从粪船上跳到别的船上去了。

“开路！开路！”站在码头边的两个日军挥挥手，转身走掉了。

宋大爷悄悄舒了口长气，放下铁锹，走到船梢掌舵去了。两位“船工”忙着解缆绳，抽跳板，拿起竹篙，使足劲儿一点，把船撑离码头。

“快滚远远的！”安丰刚骂骂咧咧地大声喝道：“他妈的，把人都熏死了，还磨磨蹭蹭干什么！快滚蛋！”

两位“船工”装做胆小怕事的样子，一句嘴也不回，急急忙忙升起风帆。宋大爷把舵一扳，粪船划开水波，进入了潞阳河。

待这粪船消失在薄暮之中，安丰刚才放下捂住口鼻的手帕，轻松地说：

“好了，不受瘟臭熏了。笠原队长，我们回营房去吧？”

笠原忠信点点头，正想转身往回走，却被“突突突”自远而近一阵引擎声留了下来。只见一艘小汽艇，从子牙河方向疾驶而来，直扑沙河镇码头。汽艇上，五六个彪悍的日本士兵

簇拥着一个青年军官。这个青年军官一手扶着指挥刀，一手拿着望远镜，聚精会神地朝着濫阳河方向眺望。这时暮色正在迅速浓重起来，凉必已望不清什么了，但这青年军官还不放下望远镜，仍在竭力捕捉什么目标，可见这是个执拗的家伙。

“呀！那不是松村秀夫吗？”笠原忠信惊讶地自语道。安丰刚听说来的是松村秀夫，不免也大吃一惊。松村秀夫应当后天才来沙河镇接防，怎么今天这个时候突然闯来了？“糟了！”安丰刚心里“扑通”一跳，凑近笠原的耳朵说：“笠原队长，我们这儿移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松村队长连招呼也不打一个，突然提前到来，岂不是要叫我们措手不及了吗？”笠原不便多说什么，沉默着等那汽艇来到面前再作道理。

不多片刻，汽艇靠上码头。松村秀夫不等汽艇停稳，腾身跳上岸来。笠原忠信热情地招呼一声，松村秀夫却顾不上与他寒暄，劈头就问：

“刚才有条船，你们放过去了，嗯？”

他的口气很严厉，在场的人顿时全都紧张起来。笠原忠信连忙拿出下级对上级的应有尊重，两腿一并，立得笔直，恭顺地答道：“是。是条粪船，检查过了，没发现什么。”

“检查过了，没发现？”松村秀夫怀疑地重复了一遍，摇摇头，对汽艇上那几个他带来的日军果断地下了命令：

“把粪船追回来！”

汽艇本就没有熄火，听得松村中队长一声令下，立即“呼”的窜向了濫阳河，逆水追了上去。

笠原忠信也不敢怠慢，赶紧吩咐自己手下的士兵，上营房去将警犬牵来，做好重新搜查粪船的准备。码头上的气氛，一下子就彻底改变了，原本那种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局面一扫